

书院开展服务学习教育的效果与经验

——以澳门大学吕志和书院服务学习项目为例

褚彩霞

吕志和书院

【摘要】

服务学习已经成为一个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认可的教育手法，在书院教育中也越来越多被采纳。但书院教育中的服务学习与学院开展的服务学习有很大不同。学院主导的服务学习侧重推进学生对于书本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而书院主导的服务学习往往聚焦在全人培养。由此也带来服务学习目标设定、操作手法、具体执行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将在吕志和书院一系列服务学习项目基础上探讨书院开展服务学习的效果与经验。

【关键词】

服务学习 书院 澳门

一、服务学习在学科教育与书院教育中的应用

服务学习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已经在高等教育中被广泛应用 (Kenworthy-U'Ren, 2008; Butin, 2006)。它在提高学生成绩 (Austin 2000)，加深学生对于社会议题的理解，促进学生认知发展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Yorio & Ye, 2012)。很多研究表明服务学习有助于学生对于不同学科的学习，如商业管理 (Andrews, 2007, Govekar & Rishi, 2007; Kenworthy-U'Ren, 2008)、健康与护理 (Housman et al., 2012; Ross, 2012)、教育 (Ponder & Lewis-Ferrell, 2011)、物理 (Orleski, 2013) 等。因此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服务学习课程，有些学校更是把服务学习设定为必修课程。服务学习在亚洲国家也越来越被重视，台湾和香港尤为盛行。大部分服务学习的概念是

将课程与服务相结合,即将课程知识应用在解决社区面对的现实问题中,通过这种方式,社区需求得以解决,而学生也加深了对学科知识的理解 (Bringle & Hatcher, 1996; Howard, 1998; Butin, 2010)。但是有些学者也提出了更加宽泛的定义, Jacoby (1996) 将服务学习定义为“一种体验式的教育,学生通过参与到特别设计的活动中去解决人类或社区面对的问题从而推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反思和互惠是服务学习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与课程结合的服务学习将课程内容和实践经验连接以强化学生的学习,而非与课程结合的服务学习则着重学生发展,包括对身份认同的探索,社会责任感等。本文沿用雅各比 (Jacoby) 的概念来探讨服务学习作为书院教育的一种方式,在促进学生个人成长和发展方面的作用,以及书院开展服务学习项目的实践经验。服务学习在书院教育中已经被广泛应用,如澳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医药大学等。服务学习经验对促进学生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反思能力,沟通能力,全球公民精神等都有显著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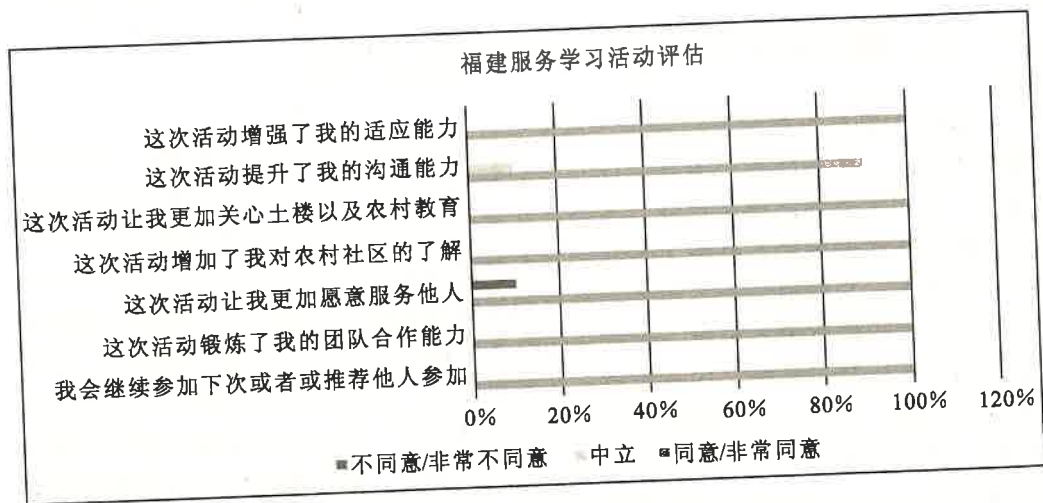
二、澳门大学吕志和书院的服务学习项目

澳门大学吕志和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关怀和服务精神,开展了一些列服务学习活动,包括在澳门本地社区开展的服务学习以及假期前往境外的服务学习项目。澳门本地社区服务包括与主教山儿童中心合作为特殊儿童提供照护服务,与明粮坊合作开展的为低收入家庭派发食物的服务。在为低收入家庭派发食物的项目基础上,又发展出为小朋友们举办的周末兴趣班。在活动以及家访中同学们了解到,由于经济收入有限,大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小孩周末没有活动安排。有些家长为了不让小孩乱跑,让小孩整天在家看电视。而且由于缺乏辅导,很多孩子表示英文跟不上。吕志和书院的学生对此感触颇深,于是策划开展了每周末的兴趣班,透过趣味活动教给小朋友英文、数学、地理、语文等知识。假期外出的服务学习活动包括为越南农村修建生态厕所,改善当地卫生环境,以及为当地小学教授英文;为泰国北部村庄修建运输稻米的桥梁以及开展;对福建圆土楼进行保育以及协助筹建乡村书院等。

书院服务学习项目有以下特点:第一,书院的服务学习为自愿参与。书院的服务学习项目没有学分,也不强制参与,以学生兴趣为前提,自愿报名参加。这种方式可以保证报名参与的目的相对单纯,因为有内在动力,活动中也比较积极。第二,书院学生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因此服务学习项目的参与者学习背景相对比较多元化,有利于促进同伴学习。第三,书院服务学习项目的设计通常以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指标,促进全人发展为目标,而非加深专业知识理解。澳门大学书院教育围绕5个能力指标开展:健康生活,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服务与领导力,文化参与,具全球视野的公民。实践表明服务学习项目可以很好的配合5个能力指标的发展。第四,本地的服务学习与境外服务学习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对比和思考。如有的学生会将澳门的福利制度与内地相比较,将本地服务学习中学习到的技能应用到境外

服务学习中。

书院服务学习项目的效果明显，可以综合性培养学生的5项能力指标。服务学习通常是以团队形式开展，一组人去完成一个任务，因此对于团队合作的培养非常有效。几次活动中，学生都表示在团队合作方面有很大收获。另外沟通能力也得到很大锻炼。比如我们泰国活动是住在村民家里。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同学要学习如何沟通。通过此类活动，学生的服务精神也有很大提升，大部分同学表示会继续参加或推荐同学参加此类活动，有些学生在参加完一次活动后，会继续参加并尝试成为学生领袖带领其他学生参加。学生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也获得加深，愿意付出更多去帮助他人。由于大部分的活动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开展，因此文化参与也得到提升。学生们在服务过程中通常都是吃当地的健康食材，尝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失为健康生活体验。因此服务学习是将书院的5项能力指标结合在一起的活动。下图是福建服务学习评估的一部分结果。



三、书院服务学习项目的设计与操作手法

(一) 书院服务学习项目的目标设定具体可操作

书院服务学习项目通常与具体学科无关，因此在目标设定上主要侧重于学生的个人成长，如增加学生对于不同文化的了解与参与，锻炼团队协作能力，提升领导力，增强人际沟通能力，加深学生对社会议题的认知，培养全球公民精神等。这些目标的设定要辅以相应的活动设计才能实现。如领导力的提升，必须在活动设计中让每个学生都能承担领导角色。福建服务学习活动由2个学生领袖负责，他们表示学到很多东西。另外在活动中有尝试带领和负责一次活动的同学都表示学到如何带领团队，但是由于机会所限，有些同学并没有尝试领导角色，因此评价一般。服务学习

项目必须有结构性的设计以达成项目目标。

（二）合作伙伴选择社区非政府组织

服务学习项目通常与社区伙伴合作。社区伙伴往往是活跃在社区里的非政府组织。与这些机构合作的优势在于，他们长期在社区工作，相对了解社区事务以及社区人群，可以比较快速地界定社区需求，对接学生的服务，使得服务学习可以真正惠及社区。与社区伙伴合作也可以减少沟通成本，直接进入社区服务，并且可以获得一些活动建议与指导。但是与社区伙伴合作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有些社区组织并不专业，在沟通中出现很多偏差，造成活动效果不佳。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存在贪污腐败的问题，造成资源浪费。最后，与社区服务机构的合作并不利于学生直接参与到问题的发现环节，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学生学习的机会。

（三）由学生去发现社区问题

虽然社区伙伴比较熟悉社区的问题，但也因为长期在社区，对有些问题失去敏感度。而他们建议的活动也未必学生欢迎。由学生去发现问题，他们对活动的拥有感会更强，也更加有动力投入。一个完整的服务学习是由学生去发现和界定社区的需求。这本身是一个学习过程。福建服务学习确定之前，有两个学生前往服务地点进行踩点，到社区走访后发现村庄不仅需要土楼的修缮，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比如河流里面的垃圾触目惊心，由于缺乏垃圾回收和处理系统，村民将各种生活垃圾都直接丢到河道里。而且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漫山遍野都种了桉树，造成生态破坏，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另外农村教育问题也非常严峻，村里小学只有9个学生，两个年级，同一个班上课，没有学前教育。在了解了这些问题之后，学生们感触很深，在寻找解决方案时候也更加投入。

（四）服务学习团体保持小规模与深度参与

服务学习项目需要高频度的讨论和反思，小团体的效果会明显好于大团体。书院服务学习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自由决定团队的规模。通常10-15人的团队人数比较适中，在讨论中学生可以充分表达意见，并且可以实现充分沟通，团队凝聚力较强，行动力强，活动效果较好。而大的团队往往比较分散，有的团队成员被忽略或排斥，带队老师也不容易顾及全部队员。在书院的几次境外活动中，10人左右的团队活动效果明显好过20人的团队。20人的团队总结中，对于团队成员以及团队合作的不满明显，而10人团队则非常成功。大的团队也容易出现冗员情况，造成有些学生参与度不足，活动体验和满意度降低。但是大的团队因为人手充足，经过好的设计和分工可以完成更多工作。

（五）不同活动内容相结合

服务学习项目需要通过具体的活动载体来实现。吕志和书院的服务学习项目主要有义教或者兴趣班活动，以及建筑类活动，如修建生态厕所，建桥，土楼维护等。不同活动内容相配搭，可以使得服务内容互补。义教通常需要大量的前期准备，可以在前期准备过程中建立团队凝聚力。而建筑类活动主要可以为学生带来非常不同的体验，以及实在的成就感。当其中一个活动因为天气或其他原因无法开展时，另外一个活动可以成为主要活动，不至于整个服务学习受影响。活动过程中也可以有所调剂。另外可以充分利用人手，很多活动无法同时容纳太多人力，分组同时开展两种活动是对人力的有效利用。使得学生可以充分参与。

（六）长期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很多服务学习活动的服务过程往往比较短暂，但是前期却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虽然书院服务学习项目与课程无关，但是也需要结构性的设计以保证活动质量和学习效果。义教对于训练学生的领导力、沟通能力以及团队协作非常有效，也是很多学生喜欢的一种活动方式。但是对于非教育专业的学生，前期的训练和准备非常重要。学生需要掌握基本的儿童心理特点以及沟通模式。如吕志和书院低收入社区兴趣班活动开展之前进行了相关培训，对实际活动的开展有很大帮助。100%的小组活动都从培训中获益。而建筑类的活动，相对来讲距离学生较远，对于非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也难以进行相应准备，因此活动的设计主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建筑类活动对学生来讲是跳出他们舒适区的一种尝试，他们主要需要运用体力。如果实施的不好，学生容易看不到其中的意义，觉得自己在做搬运工。建筑类活动需要和建筑师以及工人进行很好的沟通，让他们可以耐心的给学生机会进行尝试，让学生可以在技术层面有所学习。另外需要合理搭配工人和学生，使得双方可以有机会互动和沟通，打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偏见与界限。

（七）坚持反思与讨论

反思是服务学习不同于一般社区服务的最大特点，也是服务学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生需要通过讨论发现活动中的问题，探讨活动的意义。每天的反思与总结会应该成为例行活动。虽然对于学生来讲活动负担加重，但是学习效果却大大增加。如泰国服务学习时候因为居住分散，晚上不便于开会讨论，反思环节比较薄弱，而学生报告中反应出来的学习效果低于其他活动。越南与福建的服务学习每天晚上有会例行讨论和修改活动设计以及探讨其中的问题和收获，同学们的反馈良好。不过反思性讨论容易主体分散和耗时过长，需要带队老师引导和把握。

四、书院服务学习项目的衡量指针

(一) 双向评估服务及学习目标是否达成

服务学习有明确目标，目标是否达成是衡量服务学习是否成功的一个最直接的指标。衡量方式可以通过问卷及访谈方式实现。对于带队老师来讲，在活动过程中其实已经可以观察到活动目标是否实现，也可以通过阅读学生的活动报告来进一步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但是很多评估都是关于学生学习目标的测量，对于为社区提供的服务较少评估。服务评估可以请合作机构协作完成，也可以让学生参与评估，变成学习的一部分。

(二) 是否可以培养出学生领袖

当一个服务学习活动非常成功、学生对于活动的认同感非常强的时候，会有同学主动想要把活动延续下去而成为学生领袖。他们未必是书院本身院生会或楼层助理，而是通过服务学习活动成长起来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动员能力非常强，可以为服务学习活动“代言”，吸引到更多学生参加。有利于活动的可持续性。

(三) 学生是否愿意继续参加服务学习项目

在澳门，很多学生参加服务学习活动的初衷只是去一个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体验，因此服务地点是他们一个很大的考虑。然而，活动结束后，如果学生想要继续参与，就意味着他们开始关注活动本身，活动内容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学生是否愿意继续参加是一个活动是否成功的衡量指标。

(四) 项目持续性

持续性项目为社区带来的改变大过一次性的活动，而持续性活动为学生带来的成就感和意义感也大过一次性活动。持续性活动可以将服务学习的互惠原则发挥到最大。新项目的开发需要很多的沟通成本，也存在很大风险。持续性的项目可以使老师和学生更加专注在活动设计和实施方面。而且长期的参与更加有助于发现社区问题的根本所在，进行持续性的跟进和解决，增强学习效果。避免短期项目无法深入的缺点。

五、结论

书院服务学习是对促进全人教育发展的有效方法，值得推广。学生们通过服务学习活动可以在多个能力指标方面获得发展，但是在操作方面需要更多的设计，以达成服务和学习的双向目标。同时也需要带队老师更多的投入与引导，对带队老师

有较高的时间要求。新的项目开发需要很大的沟通成本和风险,如果项目可以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学生领袖培养出来,将是非常好的书院教育项目。

参考文献

- [1] Andrews, C. P. Service learning: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in business[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2007,83(1), 19-26.
- [2] Astin, Alexander W.; Vogelgesang, Lori J.; Ikeda, Elaine K.; and Yee, Jennifer A., "How Service Learning Affects Students"[J]. *Higher Education*. Paper 2000: 144.
- [3] Bringle, R. G., & Hatcher, J. A. Implementing servic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96: 221-239.
- [4] Butin, D. W. The limits of servic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J].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29(4), 2006: 473-498.
- [5] Govekar, M. A., & Rishi, M. Service learning: Bringing real-world education into the B-school classroom[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2007,83(1): 3-10.
- Housman, J., Meaney, K. S., Wilcox, M., & Cavazos, A. The impact of service-learning on health education students' cultural compete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 2012, 43(5): 269-278.
- [6] Howard, J. P. Academic service learning: A counter normative pedagogy[J]. *New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1998 (73): 21-29.
- [7] Jacoby, B., & Associates. Servic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oncepts and practices (1st ed.) [M]. Jossey-Bass inc. publishers: 1996.
- [8] Orleski, M. Service learning in introductory astronomy[J]. *Physics Teacher*, 2013,51(9), 535.
- [9] Ponder, J., Vander Veldt, M., & Lewis-Ferrell, G. Citizenship, curriculum, and critical thinking beyond the four walls of the classroom: Linking the academic content with service-learning[J]. *Teacher Education Quarterly*, 2011,38(4): 45-68.
- [10] Ross, M. E. T. Linking classroom learning to the community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J]. *Journal of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2012, 29(1): 53-60.
- [11] Yorio, P. L., & Ye, F.A meta-analysis on the effects of service-learning on the social, personal, and cognitive outcomes of learn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2012, 11(1): 9-27.